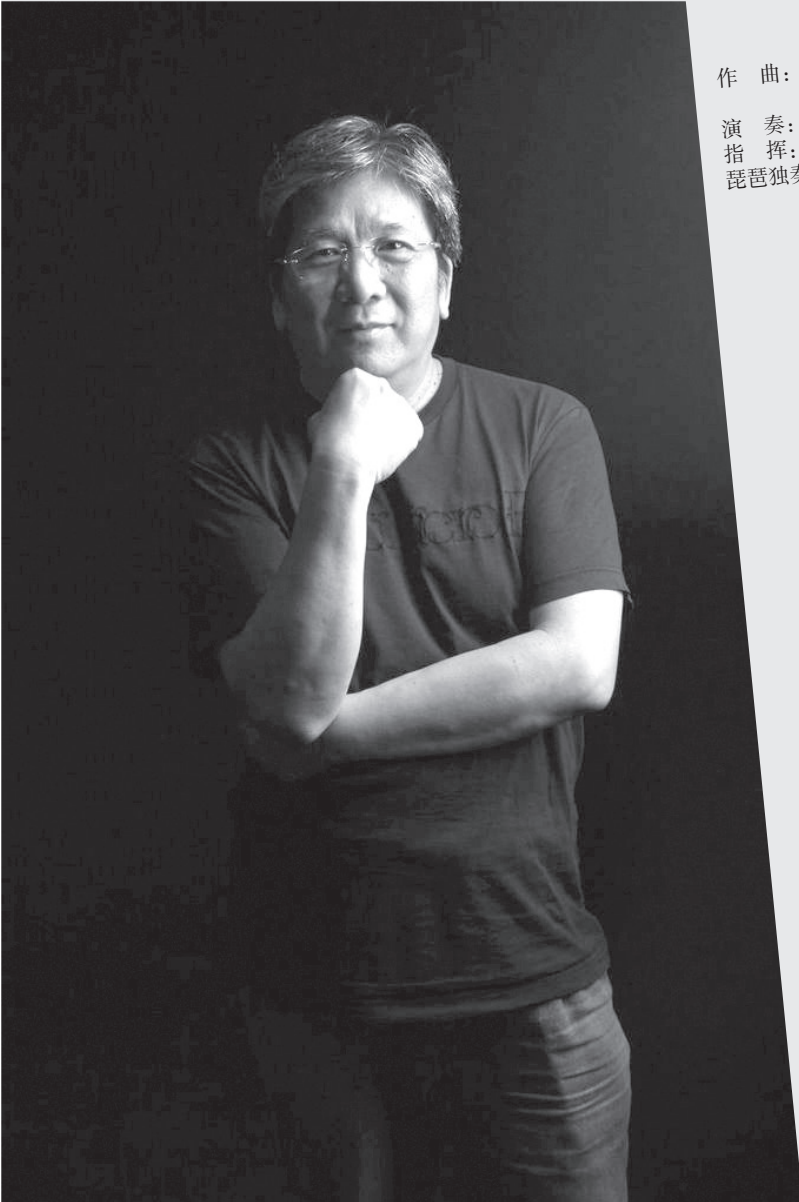


琵琶协奏曲

千章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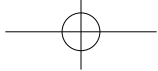


作 曲：罗永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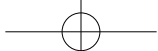
演 奏：中央民族乐团

指 挥：许知俊

琵琶独奏：于源春



琵琶独奏：于源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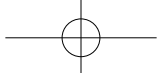
作品简介

作品从中国草书的动态美获得创作灵感，借助琵琶特有的舒雅性和骤雨狂风般的表现能力，用渐进的声响层次，对照动作体态、线性起伏和速度疾徐的变化。琴音在刚柔浓淡的对比中，发挥了流畅无滞、一贯到底的气势。此曲共分“胸中气”、“游丝连绵”、“点滴成流”、“蟠龙走”四个部分，各有特定的标题和气氛，分别从或静或动的音乐造型作起点，再层层叠叠，脉脉相承，而且连绵不绝，像一笔而下，直带到终结。

创作时间：1998 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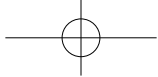
首演时间：1998 年

首演乐团：香港中乐团



作曲家简介

罗永晖 作曲家。现任香港演艺学院驻校作曲家及“无极乐团”艺术总监。早年毕业于美国加州大学。回港后创写超过三十部电影音乐，其间创立香港演艺学院作曲系，并担任该系主任多年。后再赴美以访问学人身份在美国斯坦福大学从事讲学及音乐创作。曾获亚洲作曲家同盟会议颁赠的“入野义朗”纪念大奖、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配乐奖、香港艺术家联盟颁赠的艺术家年奖、二十世纪华人音乐经典大奖、香港戏剧协会颁赠的最佳戏剧音乐奖，并曾以歌剧《梦拾红梅》、琵琶与西洋乐队作品《逸笔草草》、中国弹拨乐作品《风流》、琵琶与中乐队作品《千章扫》及中乐队作品《星河泼墨》连获五次香港作曲家及作词家协会颁赠的金帆音乐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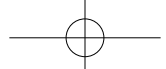
古典智慧的延伸

罗永晖

成曲原委

《千章扫》琵琶独奏曲的初稿完成于 1996 年，是应香港钱秀莲舞蹈团舞蹈节目《字恋狂》的委约创作，原名《一笔》，内容表达狂草的挥洒与狂情，我当时的灵感如泉涌，大概三天便快速完成，由当时担任香港中乐团琵琶首席的王梓静小姐首演。她为配合舞蹈的动作、体态和韵律，过程中奏出不少自由即兴的部分，还加上自弹自唱的京剧唱腔衬托，全场在举手投足之间与舞蹈及灯光互动呼应，密不可分。

乐曲经过多次独立演出及修改，渐趋成熟，终于 1998 年正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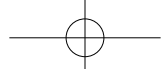
定稿，重新命名为《千章扫》。被删除了唱的部分之后，结构显得比较完整统一。此外，我为乐曲调整篇幅，浓缩乐句，令音乐起伏流畅，一贯到底，整体更接近于草书的动感和气势。假若当时只闭门造车，没有任何舞台的体验及与编舞者的交流互动，恐怕《千章扫》会是另外一种写作的取向。西洋及民乐队的协奏版本随后陆续诞生，但独奏部分已牢不可破，我再没有对之作出任何修订及改动。

这些年来，本人写过不少与书画及大自然有关的音乐作品，现在尝试跳出音乐的角度，谈谈创作《千章扫》的艺术思维方向。

在中国久远的年代里，古人在笔墨挥洒之间遗留下了丰富的艺术财富，这些作品精深微远，令人深刻地感受到幽淡情调和飞动活力交织的美态，也牵起本人深邃的想象，从启发中作出不少新的尝试。此外，数十年来与多位琵琶演奏家的紧密合作，在讨论如何阐释和演绎琵琶乐曲的过程中，我深刻地体会到中国音乐的生命活力及文化底蕴。这些来自心灵的源泉，不断丰富我的生命，构成本人的艺术趣味和风格取向，从解读古典美学智慧以引发创作灵感的流程里，我有深刻的体会。

反常合道

创作上，中国艺术经常强调一个重要的原则，就是任运天真、追求自由，看似违背常理，实则显现出自然天成的意趣。苏东坡用“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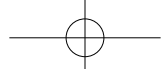


以奇趣为宗，反常合道为趣”的原则引入诗歌美学。禅宗傅大士也以“空手把锄头，步行骑水牛，人从桥上过，桥流水不流”的诗谒意象，打破一般理性思维，带领我们进入神妙的艺术层次。

违反常事常情，有时更可以深刻地表现出心理与感情的体验。在艺术里，反常的表现形式也会增加审美的趣味和魅力。古代中国绘画表达的时空观念往往也不合情理，如王维不问四时，以桃、杏、芙蓉、莲花同画一景之所以深得禅趣，正在于巧妙地以不合理的艺术形式或手法，发挥独特的美学情味。禅宗奇特的思维方式在艺术里备受青睐，因为它冲破了逻辑思考的束缚，提供新的审美角度，启发欣赏者及创作者的想象及审美潜能。

禅宗的“反常合道”之外，“动静不二”也许是另外一个重要的美感原则。禅从中国传到日本后，禅僧建造枯山水庭园，以抽象的方式表达自然感受，他们借用大小不一的石头象征海岛，幼滑的白沙象征海洋，以“缩三万里程于尺寸”的手法，不用一滴水，似中国水墨画般在黑白反差之中将山水呈现。由于庭园中只有石头及细沙，石头充当了自然的骨骼，表现出恒常的“静”态，对比之下，幼沙便像水影波纹般“动”起来了。

中国传统思想本来就认为动静是密不可分的，不少艺术作品整体上追求静意，但在形式体势上却在追求飞动之美。例如敦煌佛陀那飘洒流畅的外形及通贯上下流动的线条，便表现出超神脱俗的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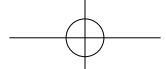


感和洞悉哲理的静态美感。这种动静合一的风貌，正是中国传统艺术蕴含的意趣所在，也为现代艺术提供了创作上明显的指引。

韵味无穷

韵味上，音乐和水有着莫大的关联。水是大自然的重要内容，只要有水，万物都显得生气盎然，所以古人以水喻道，以水比德，喻心境也取象于水。看微风吹过，水面泛起的柔柔鳞波！看小石投湖，水纹贴岸，然后回环折返，轻轻引动的萦回细浪！它带来婉转悠长的意蕴，就像古琴的吟猱、琵琶的推挽，赋予单一声响的无穷变幻，令乐音在微小的起伏间，拨动了人们感性的心弦，泛起了细致轻盈的美感和情韵。

水还有澄澈涵虚的特色，而且空明透亮、真幻难辨，极具玲珑剔透的美感。每当水纹摇曳、倒影变形时，便与岸上景物相比照，散发出一种虚实互映的朦胧美态，的确炫人眼目，沁人心脾！况且溪流两岸不论是石是土，总会参差错落、自成天趣，处于花木、溪水的掩映互渗之间，更觉虚实难分。正如意境深远的中国音乐，尤其是古琴、琵琶等弹弦乐曲的余音渐弱以渐迄无声的寂然之韵，在虚与实之间，或有声与无声之际，相互固然没有明显的分界，更不是对立的二元，只可当作一片无迹可寻、不可确定的空间，让思绪自由地盘旋缭绕，令人们内心激发起无尽的余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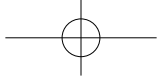
此外,往返屈伸者,韵律之本也。看涓涓溪涧,左折右弯地流淌,而且忽急忽缓、忽断忽续,引发人们不尽之思。就像中国音乐在转折顿挫之际,在欲垂还复、欲语还休的手法里,令听者牵起不尽的期盼,进入“韵味无穷”的境界。

浑化圆融

形态上,中国音乐可以用一个“圆”字概括。先从单音说起:西方重视音准,乐音固定,而中国乐器演奏时则有吟、猱、绰、注的技巧,令单个乐音在音高、力度、音色等变化中产生弧形的轨迹,乐思就在这种相生的小圆中向前推进。

此外,中国乐器的滑进技巧也将乐句转化成为圆滑的曲线,在起伏之间衔接得柔和婉转,加上迂回反复的游移步伐,令音乐构成连续圆环的运展轨迹,甚或层层叠叠,渐上渐落,令乐曲增加不少圆转与弹性。其实中国的其他艺术,如绘画中的山峦蛇势、园林中的曲折回廊、书法线条游动间表现的节律情调,都对应了“圆”的结构形态。

说到中国音乐的结构布局,也和中国传统美学中“大团圆”的思想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我国上古把事物发展的规律描述成为周而复始的一个“圆”,一切循序渐进而又复返于初,希望万事圆满更是根深蒂固的世俗心理,也是一种牢固的审美标准。影响所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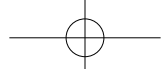
中国的音乐观里“散—慢—中—快—散”的布局特征便长久以来成为古琴音乐、戏曲曲牌 / 板腔和唐宋大曲的结构模式，特点就是渐进发展、线性延伸和头尾呼应，正符合了中国传统文化中所蕴含的尚圆意识。

中国艺术家还关注“圆”的空虚特性，追“空”是为了灵气活现和意境深远，令作品更觉意蕴丰饶，求“静”是为了借助悠长舒缓的乐音将意念、思绪向无限延伸。听觉的“静”和视觉上的“空”本是相互关联，“浑化圆融”也正是中国艺术体验的最高境界。

往复流转

色彩上，要求一位现代音乐创作者摆脱纷华灿烂，追寻有如水墨画一般淡素的情调恐怕不太容易，但是黑白的感官反差和观念上的对比特性的确可以引发不少音乐创作的感受。由于现代音乐从传统中彻底解放，而且自由率性，有时甚至恣意渲染，规范甚小，当作曲家面对一个广阔无涯的音响空间时，容易失落于无穷的色彩圈套里面，如果能够缩小范围，在反差的想法中悟出原理，在黑白交相辉映的联想中使艺术作品简约自在，也许会是音乐创作上一项颇有意义的挑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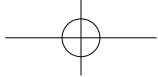
此外，墨的淡、浓、泼、破、积、干、湿、枯、润都展示着不少繁复的律动，给作曲家在音乐创作上带来灵感，而且墨色的层次



韵味有着神奇之美，在与水交溶的状态下产生晕化迷离、干湿相间的溶变效果，正对应了音乐的幻化特质，在时空流程中相互吻合得天衣无缝。泼墨淋漓的挥洒性，在音乐里就是流泻不尽、奔腾不已的音响活流。

最后，画家的构图如果单用光影及色彩，或可表现艺术上的绚烂和变化，却不一定可以全然表达出飞舞奔放，意态纵横的情韵，正如现代音乐运用了复杂的织体关系，制造交叠起伏的音响，再加上变幻的色彩转换，听来或许觉得气象万千、动人心魄，但是作为情感意味的音乐艺术，如果想要牵动听者的心肠，令人获得悠然神往、幽情远思的心境，又怎可以舍弃时间上有导向性的线条点画呢！所以中国书法家经常借用线条表现跃动的姿态和舞蹈的意味，由于轻重疾徐，与音乐的长短变化、强弱高低十分类似，容易令人深刻地领略到艺术深一层的韵律，甚或激发起回肠荡气的情感波动。正如电影里单镜头移动摄影的横向推进，真似一线不断的流，又似缓慢展开的手卷式国画，在一起一伏之间带动着观者的情思，这是何其细致的心灵体验！

“往复流转”向来便是一种高度的美感，正如古代文人意匠经营的尺幅之间所表现的笔情墨意一样，别具一种奔逸的风致和境界！



结 语

《千章扫》可算是一次认真的美感探索。琵琶以充满感性的触觉，崭新地演绎乐曲中飞动奔放的音符。从形式体系上令人想到中国艺术到了现代，要想它重获过往独特的魅力，甚或期待开辟更新的领域和境界，便需接合到历史、文化的轨迹上去，还得调整我们的认知结构，重组前人的智慧，再选择以何种方式展露它的美感特征甚或创造新时代的美感经验。徒具现代躯壳的“为新求新”，或纯粹自我意象的单向发挥，肯定会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难活哉！